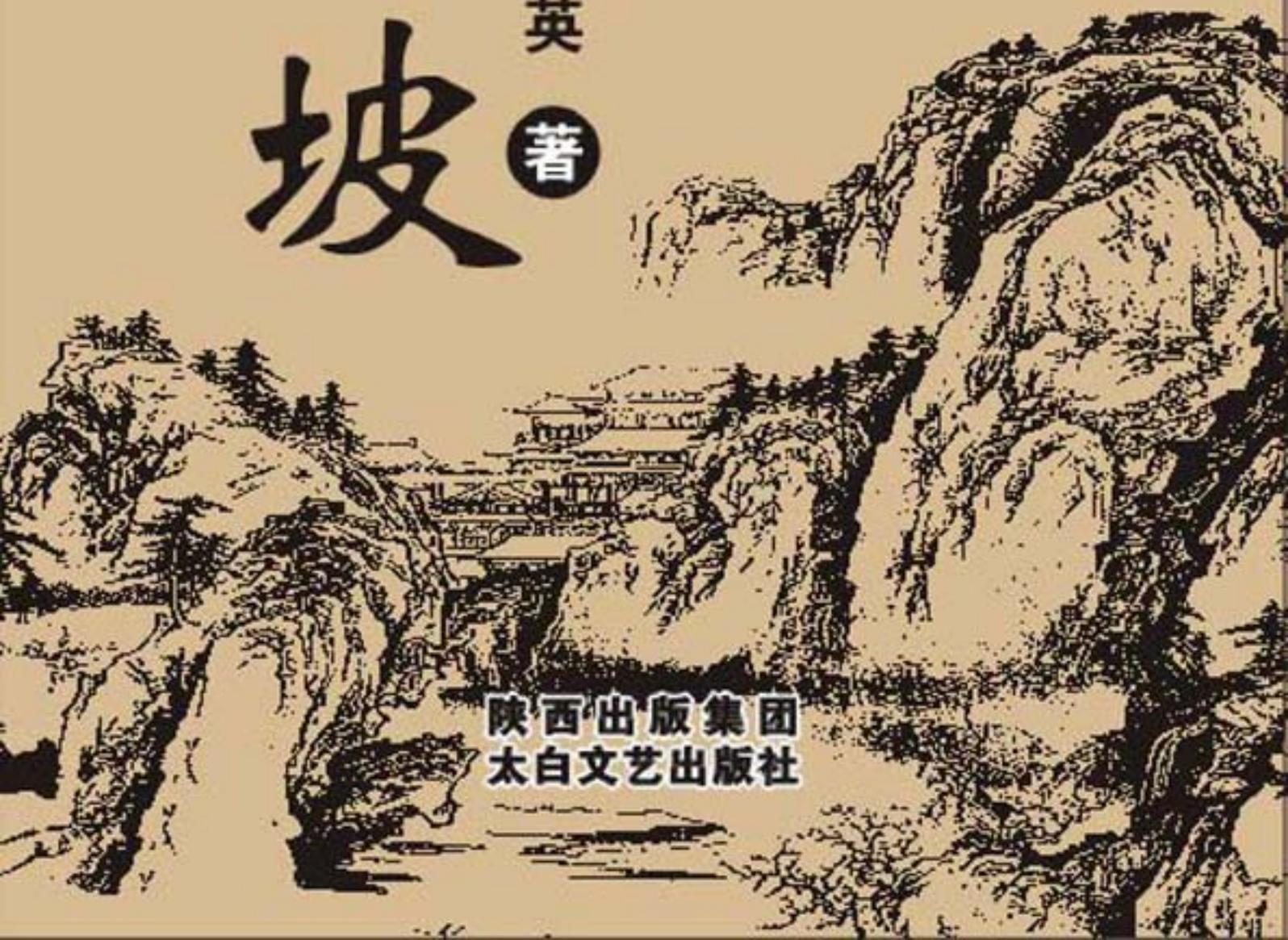


# 青石坡

杨芝英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作者简介

杨芝英，笔名返春，男，湖南邵东人，大学本科，国家公务员，曾发表诗歌、散文、论文117篇，获奖论文28篇，编辑出版政治、法律、教育、语言等方面的书籍19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石坡/杨芝英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  
ISBN 978—7—80680—976—1

I. ①青…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2105 号

## 青 石 坡

作 者 杨芝英  
责任编辑 王大伟  
封面设计 杨镛锋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560 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76—1  
定 价 4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10005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青石坡风雷激荡 严一正睹花思情.....   | 1   |
| 第二章 严主任拒绝出山 欧阳平追美碰壁.....   | 7   |
| 第三章 小村姑智俘县官 刘阳春坠入爱河.....   | 19  |
| 第四章 严一正怒斥司令 欧阳平见色忘命.....   | 31  |
| 第五章 蒋金花戏言害夫 蒋琴琴阴谋杀人.....   | 38  |
| 第六章 女教师初露身手 林立如床上落马.....   | 43  |
| 第七章 玩男人随心所欲 真英雄身陷重围.....   | 53  |
| 第八章 蒋司令欲害县长 蓝医生含泪救人.....   | 58  |
| 第九章 狐狸精猫哭老鼠 刘阳春还乡“改造”..... | 64  |
| 第十章 严一正下乡扶贫 谢会元力劝任职.....   | 68  |
| 第十一章 王金生欲逃罪责 严一正挫败阴谋.....  | 79  |
| 第十二章 官瘾狂施计离间 大色狼梦娶美人.....  | 85  |
| 第十三章 冯运权借刀杀人 严一正智救书记.....  | 92  |
| 第十四章 赵志文县城避难 蒋金花暗送秋波.....  | 108 |
| 第十五章 贵夫人款待俊男 女主任红杏出墙.....  | 112 |
| 第十六章 严一正患病住院 蓝晓冰病房送花.....  | 117 |
| 第十七章 钟情女欲订终身 好儿男谢绝爱情.....  | 129 |
| 第十八章 多情妇竹篮打水 无意郎巧逃窘境.....  | 136 |
| 第十九章 总司令欲圆美梦 李司令妙计解围.....  | 142 |
| 第二十章 饥饿女饥不择食 无耻徒无耻之极.....  | 148 |
| 第二十一章 王政委排除异己 参谋长舌战狂徒..... | 153 |
| 第二十二章 王金生夜布杀阵 谢会元将计就计..... | 164 |
| 第二十三章 蒋琴琴六亲不认 刘阳春死里逃生..... | 174 |
| 第二十四章 纵火犯贼喊捉贼 蓝晓冰借花续情..... | 184 |
| 第二十五章 抒襟怀情投意合 绣枕头誓订终身..... | 190 |
| 第二十六章 黑心狼夜施强暴 好心人巧保丽人..... | 197 |

|                             |     |
|-----------------------------|-----|
| 第二十七章 栀子花惨遭摧毁 真情人夜护花苗.....  | 205 |
| 第二十八章 帅军官初恋失败 剃头匠诱妇成婚.....  | 213 |
| 第二十九章 总司令贪图色权 参谋长再度上任。..... | 228 |
| 第三十章 吴小娟蛇咬毙命 朱友冰食蛋身亡.....   | 238 |
| 第三十一章 专案组缜密侦查 犯罪人玩弄花招.....  | 245 |
| 第三十二章 犯罪人杀人灭口 专案组勇救人质.....  | 255 |
| 第三十三章 专案组布下法网 杀人犯束手就擒.....  | 265 |
| 第三十四章 权欲迷嫁祸于人 糊涂官听信谗言.....  | 282 |
| 第三十五章 蒋琴琴勾引姑父 蒋金花深夜捉奸.....  | 296 |
| 第三十六章 谢会元夜搬救兵 参谋长制止枪战.....  | 305 |
| 第三十七章 蓝晓冰横遭迫害 严一正夜奔铁岭.....  | 322 |
| 第三十八章 油灯下夜诉衷情 龙山上挥泪告别.....  | 332 |
| 第三十九章 青石坡乌云滚滚 严一正藐视狂徒.....  | 342 |
| 第四十章 欧阳平怒报“剪”仇 蓝晓冰惨遭杀害..... | 346 |
| 第四十一章 文明东恩将仇报 严一正蒙冤入狱.....  | 355 |
| 第四十二章 胡远楚另寻新欢 谭夏荷欲续旧情.....  | 362 |
| 第四十三章 文明东献计谋杀 王金生招纳凶手.....  | 369 |
| 第四十四章 胡远楚收买罪犯 三警察设计避险.....  | 373 |
| 第四十五章 周文光制造矿难 喻仁智舍己救人.....  | 379 |
| 第四十六章 胡远楚杀人灭口 谭夏荷梦碎人疯.....  | 387 |
| 第四十七章 欧阳平追杀贤良 严一正千里逃命.....  | 394 |
| 第四十八章 芦草沟巧逢战友 戈壁滩夜遇逃犯.....  | 401 |
| 第四十九章 王金生开枪杀人 严一正沙漠遇险.....  | 408 |
| 第五十章 胡远楚精神分裂 蒋金花感悟人生.....   | 413 |
| 第五十一章 蓝晓冰要求平反 赵志文仗势发难.....  | 419 |
| 第五十二章 两领导蓄意设障 众朋友齐心相助.....  | 425 |
| 第五十三章 正义者共商大计 纪书记拨云见日.....  | 433 |
| 第五十四章 蓝晓冰坟前看花 高思群拨乱反正.....  | 441 |
| 第五十五章 纵火犯交代内幕 刘阳春后悔莫及.....  | 453 |
| 第五十六章 女魔头穷途投毒 父女俩相逢遗恨.....  | 460 |

|                            |     |
|----------------------------|-----|
| 第五十七章 巴依孜沙漠救人 严一正绝境逢生..... | 468 |
| 第五十八章 文曲星照亮童心 枣红马欺侮生人..... | 475 |
| 第五十九章 红白马并驾齐驱 维族女萌生爱情..... | 483 |
| 第六十章 蓝晓冰命归九泉 严一正疑云满腹.....  | 489 |

## 第一章 青石坡风雷激荡 严一正睹花思情

严一正在县城青石镇的红卫广场与几个红卫兵头头告别，便从摩拳擦掌怒气冲冲的人群中走出来，急匆匆地走到红卫街的尽头，拐进县委大院的办公楼。

这是一栋二层的红砖红瓦楼房。他在二楼“县委办主任室”的门前停下，从裤袋里摸出钥匙打开门进了办公室，拿起办公桌上草绿色军用把缸喝了口水，疲惫地一屁股坐进办公桌前的藤椅里。他解开罩衣的钮扣，扯起衣襟擦了擦脖子上的汗，然后脱去罩衣，放在办公桌上，他像遇到了一个不可理喻的人，或者遇到了一件出人意料的、没有道理的、而且无法解决的令他头痛的事，一边叹气一边无可奈何地摇着头，靠在椅背上歇息，两眼疑惑地望着窗口。

已是阳历3月初，雨水已过，惊蛰将临。农谚说，惊蛰来，脱得鞋。往年的此时，已是一片春花烂漫，桃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景象。人们早就脱去厚厚的棉衣，沐浴着暖融融的春光，卷起裤腿，挽起袖子，犁田翻地，开始了忙碌的春耕。春风早已挥舞温馨的彩笔，悄悄地把红卫街两旁法国梧桐的枝条涂得油绿油绿的，那嫩绿的叶苞，像襁褓中熟睡的婴儿突然睁开眼睛似的在春雨的滋润下充满活力地绽开，微风徐徐吹过，叶片随风轻轻煽动，像无数个彩蝶在树上欢乐地煽动着绿色的翅膀，迎着春风翩翩起舞。人们舒展着双臂，满面春风地大声欢呼：啊，大地醒来了！春天回来了！男人们的洪亮的叱牛声，女人们铜铃般叮叮铃铃的欢笑声，儿童们追扑蝴蝶时清脆的哈哈声，还有那田间耕牛欢乐的哞哞声，牛背上跳跳蹦蹦的喜鹊、八哥扬眉吐气的喳喳声，燕子来回追戏掠过喷香的泥土时的叽叽声，特别是那睡了一冬的青蛙白天黑夜都拉开嗓门唱着“呱，呱呱，呱”的男高音歌声，还有那各种鸟儿、虫子的如歌如琴的叫音，各种歌声乐声天然地融合在一起，让田野充满着青春活力。那是一种多么令人陶醉令人振奋的春天啊。

可是，今年入春以来，气候是罕见的反常：老天爷不知是怒还是悲，天天阴沉着脸，雨水淅沥，倒春寒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厉害，寒气逼人。青草刚想从泥土里探出头儿，就被无情的寒风挥起利刀把它逼了回去。法国梧桐的叶苞也被无情的严寒紧紧地包裹着，捆绑着，动弹不得，尽管它们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

年长的社员无奈地抄着双手望着天空发愁，想起去年夏秋以来，中青年都外出造反串连去了，队里只剩下一些老人。秋种冬种、冬修水利都像蜻蜓点水似的应付了一下，该种的没种，该修的没修。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眼下，这无情的倒春寒，又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社员的胸口，感到喘气都很困难。他们天天都在焦急地祈祷老天保佑，都在焦急地盼着

云散雨住，转晴变暖。但是，无情的老天爷施舍给他们的依旧是心碎的寒风冷雨。人，总不能等着饿死。他们想起了“与天斗其乐无穷”的话，为了争取今年的收成能够通过斗争，稍微理想一点，秋天能把肚子填得稍微饱一点，决心与天斗，与倒春寒斗。他们按照往年用过的科学方法，勇敢地浸了秧谷，沤了种，然后把露了白芽的秧谷播到秧田里，撒上一层厚厚的炭灰，再用竹篾做好拱，将塑料薄膜严严实实地盖上，以保持秧苗生长所需的最低温度。但是，又一场十数日不退的严酷的倒寒降临了，气温老在零下1度左右徘徊，秧田结了冰，刚刚青头的嫩芽经不起严寒残酷无情的封杀，渐渐地变黄了，变黑了，可怜兮兮地夭折在冰冷的秧田里。

烂了秧，就是烂了社员的命根子。他们的心碎了，仅仅只想稍微把肚子填得饱一点的美梦也彻底破灭了，心中泛起了苦涩难受的黄连滋味。

这些日子，整个东岭除了铺天盖地的“造反”、“打倒”、“罪该万死”之声外，听不到春天的脚步，看不到春天的容颜。人们的心被一种无比压抑的氛围笼罩着，心里充满着无奈，充满着惆怅。

老天保佑，这几天终于云开雨住，久违的太阳终于降临人间。然而，这太阳，不知是过于热情还是老不情愿，它一出来就给人一副火辣辣的面孔，像烈火一般烘烤着大地。高温卷着潮气，没有一丝凉风，人像装在蒸笼里，闷热得要命，感到胸口压抑，只要稍微动一动费一点力就会汗流浹背。

严一正感到很燥热，起身拉开电风扇的开关。这电风扇原是伪县政府留下来的破烂，叶片上深绿色的烤漆已经脱落得斑斑驳驳，像是得了白癩疯，露出一副十分难堪的苍老面容。它像小河边陈旧的筒车，慢悠悠地拼命挣扎着，转动着，不仅没有煽出什么风来，还像那崎岖小道上的鸡公车，不堪负重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尖厉的惨叫声。

这声音刺激人的耳，刺激人的心，越听越烦，越听越难受，于是他干脆把电风扇关了。

他解开衬衣的钮扣，掏出手绢擦了擦脖子上的汗，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折扇煽了煽，煽出的风也是热烘烘的。他无奈地把扇子放回抽屉，脱下衬衣，只留一件背心。背心的左胸部印有一个红色圆圈，圆圈内印有一个红色的“奖”字，圆圈下印有红蓝两行字，上面红的一行是：“荣立二等功纪念”，下面蓝的一行是“解放军XXXX部队”。这是他在部队立功受奖的奖品。背部已被汗水沾着。他双手从肩上提起背心带子轻轻抖了抖，又把后边的背心往外扯了扯，然后，转过头看了看右肩上鼓起的几个大伤包，用左手缓缓地轻轻揉着。

此刻，他的心情像山洪奔腾呼啸，忧郁、茫然、焦虑伴着愤怒在脑海里涌动着，翻腾着。但他不愿去想那些伤心烦人的事，他下决心设法将那些令人可笑可恶的东西从脑海中驱

除出去，用美好的东西进入脑袋，转变思维方向，使心情平静下来。于是，便拉开抽屉，从一个很小很小的记事本里拿出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仔细地端详着追思着。

这是县人民医院蓝晓冰医生的照片，是他那年得胃病住院时送给他的。他反复端详了一会，便把视线转向窗台上那盆郁郁葱葱的栀子花，细细回忆着那年他住院时，蓝晓冰送栀子花的情景：她每天都摘些栀子花插在盐水瓶里，放在他的床头柜上，后来栀子花发根了，她又和他一起把栀子花栽在花盆里，尤其是两人一起栽花时她那含情默默的可爱样子总在他眼前闪动……然而，不管怎么专心专意地回忆他和蓝晓冰栽花的事，但思路根本不听他的指挥，总是自然而然地又回到红卫街的情景中去了：满街贴着“打倒”、“炮轰”、“坚决揪出”的标语和大字报的情景，乱七八糟的传单满街乱飞的情景，造反派从早到黑辩论不休的情景，“走资派”和“反革命”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的情景，武斗的情景……像电影一样，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地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社会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那些曾经出生入死、驰骋疆场、浴血奋战几十年的国家领袖和老师突然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为什么各级党政领导顷刻变成了走资派、叛徒、反革命而被批斗和关押？为什么造反派无法无天地打砸抢抄抓、搞武斗，却无人可管？……他对这一切疑惑不解，像在做着一场噩梦，他想起了这些，心情更加无法平静。

这青石镇的红卫街原名“和平街”。在这块群山环抱的小小平地上，从秦始皇设立郡县制以来，历史上既没有“东岭县”这个名字，更没有“青石镇”、“和平街”这些名字。东岭县是解放后全国确定行政区划时，从东阳县的地盘上切出一块来设立的新县，将一个只有七十几户人家的青石坡定为县城，并将青石坡改名叫青石镇。然而，人们不管你镇不镇，城不城，依旧都叫它青石坡，很少有人叫它青石镇。至于这青石坡这个名字是何人何年何月所起，这一溜铺子始建于哪朝哪代、哪年哪月、何人因何而建，东阳县志上无只字记载，当地亦无任何资料可查，更无任何传说，因此它的历史已无从考证。只知道青石坡位于一溜山岭山脚的平缓的斜坡上，它北望西南国际公路、东临衡宝公路，是一条古老的高低不平的青色石板路，路边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昭水河。不知何年何月开始，石板路的两边陆陆续续建起了一些染坊、布庄、肉铺、伙铺、铁铺、药铺、油盐纸烛杂货铺。没有街名，人们统称“青石坡”，或称它“青石坡铺”，也有人称它“青石坡路”。不管是坡，是铺，是路，其实，它既是一条当地通往衡阳、祁阳的商贾通道，又是十里八乡每逢二、五、八日赶场的地方。

这“和平街”，是青石坡铺被定为县城时新建的，是全县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街道和几个县里的主要机关的建筑落成时，正值抗美援朝初期，全国一片“保家卫国，保卫和平，反

对战争”的呼声，因此，“和平街”的名称便应时而生。原来的那条“青石坡铺”通道也随之被命名为“胜利街”。

“文革”开始后，不少地名、企业名、人名都改为“文革”、“红卫”、“反帝”、“反修”、“兴无”、“卫东”、“卫彪”之类的饱含政治斗争气氛的名称。造反派认为“胜利街”没有阶级性，说不知道是哪个阶级的胜利，便将它改为“文胜街”；认为“和平街”这个名称毫无阶级斗争气氛，是麻痹革命斗志的东西，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将“和平街”改为“红卫街”。

如今，青石镇燃烧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烈火。红卫街成了“革命的红海洋”，是红卫兵兴无灭资、造反夺权、反帝反修的重要战场。所有的墙面都被大字报和传单一层又一层地覆盖着，街道两边所有的树干都被一层又一层的标语厚厚地包裹着，黑色的柏油路面被石灰水写的标语几乎染成了白色，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之间，横挂着无数的大横幅标语，把街道上空切割得支离破碎。整个街道都充满着“造反”、“夺权”、“反资反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政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口号声，弥漫着打、砸、抢、抄、抓的消息，偶尔响起几声令人心惊胆战的枪声。这里，既充满阴谋，充满杀气，充满恐怖，也充满悲愤和血泪。

两小时前，两个造反组织因对一张大字报持不同观点，双方由辩论到争吵，由争吵到殴斗，还拿来了大刀、梭镖和鸟铳，武斗在不断升级。在场的群众或袖手旁观，或欲劝不敢，或火上浇油。

青石镇贫协主任谢会元见此情景，担心发生流血事件，急忙上前劝说。但他的劝说像微弱的风，像隔靴搔痒，毫无作用。眼看越斗越凶，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一场流血惨剧即将发生。他不敢怠慢，立刻拔腿向县委大院跑去，笔直走进严一正的办公室，一进门便气喘吁吁地说：“一正，不好了，要出大事了。”严一正一听要出大事，立刻站起来惊讶地问：“出什么大事了？快说。”由于心里着急，他的语速很快。

“前卫司令部与联合司令部对一张大字报持不同观点，双方互不服气，发生了武斗。”谢会元说，“现在已有百多人参加，他们把大刀和鸟铳都拿来了，可能会发生大流血事件。我劝了好久，毫无作用，只好请你出马。”严一正说：“会元，你是青石镇的贫协主任，苗子红的副司令，威信那么高，你都劝不听，我去有什么用哟。”谢会元一听，心中着急，便说：“我威信再高也高不过你呀。在东岭，哪个不敬重你！”他稍微平静了一下又说，“一正，事到如今，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可能还有点希望。我是和尚的脑壳，一点发（法）都没有了。”严一正说：“会元，你莫把我捧得那高。”他边说边皱着眉头，紧急思考了几秒钟后又

说，“这样吧，既然问题这么严重，不管制止得住制止不住，我还是去一趟。”谢会元高兴地说：“哎，这就对了，到底是英雄本色！”两人飞快跑到武斗现场，严一正不顾一切地挤入武斗人群，挥手大喊：“大家住手！大家住手！听我说……”虽然两派的人平时都很敬重他，但此时双方都斗红了眼，沉浸在一片叫骂声和打斗声中，谁也没听见严一正的声音，谁也没看清他是谁。制止不但毫无效果，他的肩上臂上反而挨了几棒子，受了伤。后来，他好不容易找到双方的头头，从大道理说到小道理，从小道理说到恶劣后果，最后总算解决了问题。

刚才，严一正就是从武斗现场带伤回到办公室的。他一边揉着伤包，一边仍旧思考着去年以来发生的政治现象。

去年夏秋以来，全国掀起了造反高潮。机关停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人们都出去造反闹革命去了；农村造反组织也在揪斗资本主义的孝子贤孙，揪斗“黑五类”的狗崽子，不搞生产，一心造反。他们说：农村贫穷，都是走资派搞的，只要打倒了走资派，消灭了“黑五类”，农村就富了；只要把党政大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国家就强大了！但是，严一正没去闹革命，每天只去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下形势，然后回到办公室，有事办事，无事看书读报。

当然，严一正也并不是从来没去闹过革命，他曾经也参加过红卫兵。那是去年“文革”刚开始那阵子，大家都怀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革命激情，怀着满腔热血和忠诚之心，纷纷申请加入红卫兵组织。各级党组织都在积极组建红卫兵组织。经县委机关党组织批准，严一正也光荣地加入了机关红卫兵战斗队。

但是，没过多久，时局突变，大串连开始，造反派成了至高无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成了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掌权者，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少人自立山头成立造反司令部，自封司令，招兵买马，到处揪斗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不少领导干部和权威教师、科技人员一夜之间便成了走资派、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就连那官儿最小的正副股长、小学的教研组长，也有不少人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接受批斗；一些人祸从天降，像做梦似的莫名其妙地突然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抓去批斗、游街。一句话，只要有人指认谁是走资派或反革命，谁就一定是。没有标准，不要事实，“指认”就是标准，“揭发”就是事实。马上就会遭到批斗、殴打、关押。特别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有的人上午被造反派肉麻地吹捧为“最最革命的领导干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可是，刚吃过中饭，便风云突变，还是上午吹捧他的那些人，突然又把他揪出来，说他是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立刻用墨汁将他的脸涂黑，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先是游街，然后批斗、殴打、关

押。还有些人莫名其妙地被抓去斗了、打了、关了之后，又突然被释放，造反派只说一句“这是好人打好人，误会！”就行了。因此，人人自危，时时恐惧，生怕灾祸突然降到自己头上。

同时，各造反组织之间还互相打、砸，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反动组织，要坚决打倒，彻底砸烂，不让别人的组织存在；他们还采取各种手段制造舆论，争取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参与，壮大队伍，扩充势力。

整个东岭，一片混乱。

东岭县是个很落后的贫困县，农民占绝对多数。因此，农民成了各造反派争夺的焦点。

在这个问题上，苗子红造反司令部技高一筹。为了标榜自己最最纯洁、最最革命，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他们根据“越左越革命”的理论，制定了发展队伍的纲领：以贫下中农和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员为骨干，逐步吸收中农、上中农出身的人员参加。提出了造反宗旨：坚决打倒走资派，彻底消灭地、富、反、坏、右。他们还承诺在短时间内就要从走资派手里把权夺回来，领导农民走上富裕道路。他们把这个纲领印成数十万份传单，散发到全县各公社和生产队。反正印刷厂的造反派不收印刷费。

真是，舆论可以排山倒海，谎话可以变成真理。这个纲领像一碗速效迷魂汤，让世代代穷怕了的农民似乎闻到了满屋白米的清香，看到了满柜没有补丁的新衣，找到了富丽堂皇的天堂。不少农民马上参加了苗子红，还有些造反组织的红卫兵“弃暗投明”，纷纷脱离原来的组织，投奔到苗子红的麾下。苗子红的队伍迅速壮大，头头们霸气冲天，向别的造反组织发出最后通牒，勒令他们向苗子红投降，宣扬：“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它灭亡！”于是，那些弱小组织闻风丧胆，乖乖地易帜归顺。

当然，也有些造反组织想与苗子红分庭抗礼，结果，被苗子红的司令欧阳平、政委王金生带人把他们的司令部砸得人仰马翻，头破血流，他们只得俯首称臣，老实归顺；唯有“云水怒”和“红色风暴”两个司令部与苗子红共存。因为“云水怒”由下乡知青和中学生组成，他们代表红色接班人；“红色风暴”由荣复转退军人组成，他们号称是贫下中农的忠实代表，他们势力大，威信高。欧阳平和王金生不敢触犯他们。

面对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局面，究竟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谁是革命领导干部，谁是走资派？谁是无产阶级，谁是修正主义？谁也说不清。造反派之间成天互打互砸，谁对谁错？这一切，谁也搞不清，谁也管不了。严一正也弄不清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感到无限的迷惘，像在做着一场充满恐怖的疑梦。于是，他宣布退出战斗队，当了逍遥派，依旧回单位上班，坚持“岗位闹革命”。严一正虽是县委办主任，也是个正儿八经的副县级的官，但

因他从部队转业下来没几年，加之，平时不仅没有官架子，平等待人，而且乐于助人。因此，没人想起要把他当作走资派揪斗，造反派和广大群众还是照样喜欢他，照样尊重他。

严一正当了逍遥派，仍像“文革”前一样，一心考虑如何发展生产，使工人农民增加收入，如何尽快脱贫致富，让广大社员群众能够吃饱穿暖，让东岭早日摘掉贫困帽子。他想，东岭是本省西部的县，多半是高山峻岭，号称七份大山二份靠天田，一份水面只能搞半年。全县除了一个由省公安厅办的劳改煤矿外，别无什么工业，经济非常落后，属于贫困县中的贫困县。前几年才从饥饿的三年困难中苦苦挣扎出来，刚刚有了一点起色，如今又这么搞，他担心，生产受影响，经济受损失，农民更困难。他感到，一场毁灭性的台风正无情地席卷着东岭的山山水水。他心中着急地想：东岭人啊，真正经不起这种“大风大浪”的折腾了。

他心中忧闷，便起身慢慢走到窗前，目光注视着窗台上花盆里的两株栀子花，看着翠绿的叶片，想起蓝晓冰在栽这盆花时含情默默对他说的一句话：“老严，这两株栀子花，那株大的是你，小的是我，是蓝晓冰。”说完，用一双充满激情的眼睛久久看着他。

想到这里，眼前浮现了蓝晓冰漂亮稳重的面容和充满期望的笑靥。他用手掌珍爱地轻轻抚着翠绿的充满生机的叶片，然后把毛巾放在铁桶里浸湿，小心翼翼地擦去每个叶片上的灰尘，再用一只筷子慢慢地将土撬松，用搪瓷把缸从铁桶里舀些水缓缓地浇在花盆里，又用手深爱地抚着叶片，然后陶醉地点点头，满意地微笑着。

## 第二章 严主任拒绝出山 欧阳平追美碰壁

苗子红造反司令部的队伍像正在充气的氢气球，迅速膨胀，竟由一千人猛增至七千之众，成为全县头号造反组织。上个月，他们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打倒，把权夺了，将这些领导或赶出机关，或关押起来，或“扫”到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欧阳平和王金生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却掌着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权，大言不惭趾高气扬地指挥一切。

曾有不少人认为，当领导没什么了不起，有了权力就有了能力，有了职务就有了水平。欧阳平也曾不止一次地说：“哼，领导，谁不会当？要是叫我去当，比他们当的好得多！”欧阳平原想一旦夺了县委、县政府的权，自己行使县委书记的权力，管着一个县，多么威风！可是，如今真的夺了权，要管的事多了，加之，苗子红的人数也多了，这么大的一个造反组织，这么一个县的一大摊子事，要他来处理，真如狗咬刺猬，无从下嘴。他感到力不从心，眼前一抹黑，真正体会到做官也并不那么容易！他慢慢地意识到，必须找一个有水平而且有领导经验的人来做自己的军师才行。经过一番冥思苦想，终于想起了严一正，他决定请严一正来当参谋长。

“严一正会愿意当参谋长吗？”欧阳平独自坐在办公室苦苦思索。他知道，严一正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还到苏联学习过，原在陆军部队当过侦察科长，当过多年营长，曾多次指挥战斗，多次立过战功。他不仅自己英勇善战，而且精通韬略，具有很高的指挥才能，是个有名的优秀指挥官。后来又被提拔为团参谋长。一九六二年精兵减政时，号召军官转业到地方支援商业，他主动要求转业到家乡“支商”。年底到了东岭，被任命为县委办公室主任。在地方工作的这些年，他不仅展示了很强的组织指挥才干，而且，心贴群众，是贫下中农公认的“暖心人”。文化革命开始时，他曾参加过红卫兵组织，后又主动退了出来，做了逍遥派。而现在又去请他出来当造反组织的参谋长，恐怕难上加难啊！这使欧阳平无比担忧。但是他想，如果不把严一正请来，苗子红就难以独占鳌头，难以始终把县委、县政府的权牢牢握在手里，自己将来当县委书记的美梦就难得圆。可是，在东岭，又找不出第二个像严一正这样的人才来，怎么办？他想起曾经看过《三顾茅庐》的连环画，决定学刘备“三顾茅庐”，要是三顾茅庐还请不出，哪怕是九顾茅庐、十顾茅庐，也一定要把严一正请出山来。只要严一正当了参谋长，凭他的能力和威望，苗子红一定可以在造反派中鹤立鸡群，稳住已夺的胜利果实，自己就一定能登上县委书记的宝座！他越想越美，越想越觉得严一正重要。他自言自语地说：“请，一定请，坚决请！马上就请！”他拍案而起，使劲地挥动手臂，洋洋得意地往严一正办公室走去。

欧阳平走进严一正的办公室，见严一正正在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便满脸堆笑格外亲切地恭维说：“严主任，您好。您这么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真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典型，最最革命的好干部呀。”严一正抬头一看，见是欧阳平，便笑着说：“哟，司令同志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他合上书本，起立对欧阳平说，“哪阵风把你吹来的？今天怎么这么客气？请坐。”他用手向凳子做了个“请”的手势，示意欧阳平坐下。然后从桌上的烟丝盒里拿出一片白纸一撮烟丝递给欧阳平，说，“自己卷吧。”欧阳平接过烟和纸，一边卷着喇叭筒一边调侃地说：“堂堂县委办主任，还抽喇叭筒，会不会有失身份哟？”

“什么身份不身份，县委办主任也是人嘛，人家能抽我为什么不能抽？再说了，抽烟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他一边拿起一片纸和烟丝慢慢地卷喇叭筒一边笑着说，“说实在话，我原来并不抽这东西，后来是经常晚上加班写材料，有时对素材取舍难定，就把烟放在嘴里烧，嘿，你还别说，还真能把正确答案烧出来。所以嘛，在我，这烟，纯粹只是一种写作工具而已，哪有贵贱之分？”严一正侃侃谈完，笑了笑，说，“哎，欧阳，我可不是故意让你抽喇叭筒呀，我是只有这种烟，只好请大司令委屈了喽。”

“哈哈，严主任，您大主任都能抽，我还有什么不能抽呀！”他用口水把烟粘好，又说：“我欧阳平能抽主任抽的烟，那真是荣幸之至啊！”严一正不爱听恭维话，便把话题一转，客气地问：“欧阳，找我有什么事吗？你这个大司令是不是又写了什么新的大作？”

“哪里，哪里，最近我忙于造反夺权，哪有心思去考虑那些，好久不写喽。”他点燃喇叭筒抽了一口，又接着说，“我嘛，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是特意来请老师帮大忙的。”欧阳平拐弯抹角地说。

“别那么客气，你现在是赫赫有名的大司令了，全县的领导，找我什么事？照实说吧。”

“好，那我就直说了，反正您是老师，若有不当之处，还请老师多多指教，学生若有为难之处，还请老师多多支持。”

“欧阳，不要绕弯子了，我是行伍出身，哪有资格当你的老师。不要酸了，直说了吧。”

“严主任，我今天来，是想请您出山。”

“出山？出什么山？我可听不懂呵。”

“嗨，您别装糊涂，您个赫赫有名的大学生、大军官、大作家、大主任，还有您听不懂的话么。”

“你别恭维我，我还真不懂。再说了，你对我说话也不要老是您啊您的，就称你，听起来顺耳得多。”

“好吧，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既然你故意装糊涂，那我就直说了吧。”欧阳平又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半眯着眼，回味深长地吐出一串烟圈，然后学着诸葛亮《隆中对》的派头，慢条斯理地说，“严主任啊，如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它正如滚滚洪流，涤荡着一切污泥浊水，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革命造反派正以雷霆万钧之力从走资派手里把权夺回来！”欧阳平又抽了一口烟接着说，“但是，在这个火红的年代，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还有些贤能之士却隐居南阳，不参加造反组织。说得直接一点，这种人不参加造反组织的实质，就是不支持不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愿为无产阶级革命出力，想走中间道路。而实际上，在当前这场轰轰烈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斗争中，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如今，革命的造反派非常需要他，你说他是不是应该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站在革命人民一边，立即出山，加入到我们造反派队伍中来，积极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力，为无产阶级夺权出力呀？”严一正听出欧阳平的话明显是对自己而言，在故意卖弄文化革命中出现的一些新词汇，用不参加造反组织就是站在反革命一边的大帽子压人，用这种手段逼自己“出山”，严一正感到可笑，他边卷烟边委婉地批驳说：“欧阳啊，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啊，你的理论水平和演说水平的确令人钦佩；不过，你说的衡量一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愿不愿意为革命出力，只能以参不参加造反组织作为唯一标准。

对你这个理论，本人实在不敢苟同啊！”他抽了一口烟，又缓缓地说，“你这个理论不仅在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中找不到依据，就是在中央中央文件中也找不到呀。这可是你的一大发明创造啊。再联系实际来说吧，现在，参加造反组织的人毕竟是少数，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甚至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群众都没参加，你能说他们都不革命的么？你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言下之意，参加造反组织的就是革命者，不参加造反组织的就是反革命，你能说那些没有参加造反组织的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反革命吗？我可以肯定地说，不是，绝对不是！如果你硬说是，硬要把绝大多数善良无辜的人民群众说成是反革命，那你自己站在谁的立场上？你不就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吗？既然你们站在革命人民的对立面，那你们又算什么派呢？”欧阳平瞪着两眼呆呆地听着严一正的批评。严一正见他只是鸡啄米似的不断点头，手足无策地无言以对，便指着桌上的烟丝盒，示意要他自己再卷烟抽。欧阳平拿了烟和纸，慢慢地卷着喇叭筒。

严一正看他卷了一会喇叭筒，又说：“欧阳啊，我倒认为，这些没参加造反组织的群众每天都在工作，就是每天都在扎扎实实地为革命做贡献，就是每天都在革命，他们都拥护共产党，都热爱毛主席，他们应该是真正的革命派，怎么能说他们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呢？再说，恕我直言，那些参加造反组织的人也未必都是真正的革命者呀，是这样吗？”他把火柴丢给欧阳平，又说，“欧阳啊，人民群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些观点可是最重要的基本观点啊！你作为一个司令，作为全县的领导者，如果你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对立起来，那你就会成为万人唾弃的孤家寡人啊！”

“对，对对，谢谢严老师。呵，谢谢严主任教导。”欧阳平原以为先用大帽子将严一正扣住，然后再逼他就范就容易了，没想到反被严一正一番义正辞严的话驳得目瞪口呆。但他不但不尴尬，反而觉得严一正的水平确实很高，认为自己请严一正出山真是请对了，他心中一阵高兴。他略加思索后转变语调说，“严主任，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你的话使我茅舍顿开，一定铭记在心。严主任，我想，你这么有能力，有水平，在部队还是当参谋长的，到这儿只当个办公室主任。恕我直言，你太屈才了。”

“嗬嗬，屈才？革命工作还有屈才不屈才的问题？我觉得我转业下来，县委安排我做办公室主任，不是屈才，是信任和器重！”严一正诚恳而果断地说。

欧阳平哪肯罢休，想了想又说：“严主任，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讲。”

“说吧。”严一正语气平淡地说。

“如果说错了，还请你多多批评指正，就像刚才那样。但请你不要生气。”欧阳平说。

“生什么气，你只管说吧。”严一正笑着说。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现在正是乱……”

“什么？乱世？什么乱世？”严一正打断欧阳平的话，说，“这个世界本来是太平盛世，就是被一些野心家搞乱了！但是，我毫不犹豫地认为，他们想乱也乱不了好久的，这种乱只是暂时的！有毛主席和共产党，他们能乱到哪里去？”

“但是。”欧阳平见严一正并没生气，又大着胆子说，“如今，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不断成立，真是群雄并起，四海纷争，都在搞夺权斗争。可以说，现在夺多大的权将来就可以做多大的官，你是县里最有能力的人，威望又高，本来就是个大官的料子，现在还不趁机出山还等什么时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嗨，原来你劝我出山就是为了做大官呀。”严一正依然笑着说，但话中带着鄙夷。

“对啊。”欧阳平说，“我觉得你应该到造反组织里当个大头头，将来也弄个大官做做。你看，诸葛亮出山后，先当军师，后来做了丞相，世代流芳。”

“我可没有做大官的野心。再说，你们不是已经夺了县里的权了吗？”

“是啊。不过，现在还在你争我夺，斗争非常尖锐。我们虽然夺了权，说不定哪一天又被别的组织夺了去。为了能保住我们既夺的胜利果实，所以，特来请你出山。”

“啊，原来你请我出山的真实目的就是这个！司令同志，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但……”。

“当然，我对您不但信任，而且非常崇拜，可以说崇拜得五体投地。”欧阳平不等严一正说完便抢着表态。

“但是，我认为你的观点有几个原则性的错误。”严一正接着严肃地说，“既然我们是朋友，因此我要给你指出三点：第一，革命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给人民大众谋利益谋幸福。如果是为了做官才去参加革命队伍，那就是投机，就连做一个普通正派人的起码资格都没有！更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第二，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江山，是光明的天下，统一的天下，要谁做官，谁能做官，做多大的官，都由党组织根据德才和需要来确定的，绝不是靠自己夺多大的权就能当多大的官。再说，原来的各级领导都是替共产党掌权，怎么能去夺他的权呢？如果他不合格了，上级组织会另做安排，那个位子不是哪个能抢得到、自封得了的。如果有人想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打着革命的幌子，为自己谋官谋利，那只能是痴心妄想；第三，欧阳啊，我的一切都只能听从党的安排。想起一九四六年，我才十几岁，父亲去世了，母亲是个农妇。她带着我，孤儿寡母，生活艰苦到了极点。后来我参加了解放军，部队送我上了大学，是党把我一手培养出来的，没有党的关怀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此，党叫我